

二十四史分類輯要

第一函
六冊

治體

周武王

武王踐阼

祚○卽位也

三月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

鳥

有藏之約行

之博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師尙父對曰在丹書

尙書帝命篇云季秋

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鄴止于昌舍

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

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

萬世藏之約行之博可以爲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

言惕然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盥

管

盤楹杖帶

履屨觴豆戶牖

有

劍弓矛各爲銘焉

警戒之辭曰銘

周襄王

管仲病桓公問羣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

卽

巫善

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

桓公欲嘗蒸兒之味易牙蒸其兒而獻之

非人情不可

開方

衛公

如何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

闕

如何曰自

宮

割勢之刑

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

三子專權

老泉蘇氏曰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固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周景王

子產有疾謂子太叔

游

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

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上聲

死焉水懦弱民狎

而翫

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

愛也

周敬王

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而誅少正複卯門人問曰少正卯魯之

聞人也

有聲聞之人

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大

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去僻而堅三日

言僞而辯四曰記醜

惡也

而博五日順非而澤

潤也

此五者有一於

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聚徒成

羣言談足以飾邪熒

惑也

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

不可以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

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央何此七子者皆異世同

心不可不誅也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周威烈王

司馬溫公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爲禮紀綱是也何爲分君臣是也何爲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豈非以禮爲之綱紀哉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燦然有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故繁縷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尙存故也今晉大夫暴滅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然則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

初智宣子將以瑤伯

即智

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

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志之

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

辭甚習熟也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

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請曰以爲繭絲乎指賦

稅而抑爲保障乎指藩籬而言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減損其戶

數則賦稅輕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去聲而汝無以尹鐸爲少

民力舒也

去聲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智伯爲政與

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韓康子臣智果聞

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與

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細行也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

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瑞蟻蜂蠆釵去聲皆能害

人况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

伯好利而悞闕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狃也於得地

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

之變矣康子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以無故欲

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

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

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桓子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皐狼

皐狼趙邑

本春秋蔡地故曰蔡皐狼

之地於趙襄子

無恤

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

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

去聲

者曰長

掌

子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

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

同疲

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

我從者曰邯

寒

邯

丹

今直隸廣

平府邯鄲縣

之倉廩實襄子曰浚民之膏

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

祝也

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

智伯韓魏

圍而灌之城不

浸者三版沈竈產鼃

蛙

民無叛意

作郟音隙

疵謂智伯曰韓魏必

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

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域降有日而二子

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智伯不悛

遷

○

趙襄子使張孟談

潛出見二子曰臣聞晉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

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

低

之

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

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

即智

在

司馬溫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聰察彊毅之謂才正

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全

備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

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

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然德者人之所嚴才者人之所愛愛

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以

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

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

成

魏成則璜

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

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

先生就舍

館也

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卜相果

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

今山西汾州府

守吳起臣所進也君

丙以鄴

業○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

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

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

附

臣進屈侯鮒

附

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成食祿千鍾什九在

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

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謝曰鄙人失對願

卒爲弟子

周烈王

齊侯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

特書齊侯嘉不惑也

齊威王召卽墨

今山東萊州府

卽墨縣

大夫語去聲

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卽

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甯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

也封之萬家召阿

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

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

平聲言

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鄆

魯○今山東東昌府濮州

子

不救衛取薛陵

在兗州府滕縣

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

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悚懼莫敢飾詐務盡

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漢高帝

以季布爲郎中斬丁公以徇初楚人季布爲項籍將數

朔窘辱

帝籍滅帝購求

以財求曰購

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

地○剃髮

鉗

度○以錄束頸

爲奴自賣於魯朱家

魯之俠士

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

田舍

買而置之田舍

身之洛陽見滕公

夏侯嬰

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

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

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

伍子胥所以鞭荆

楚本號

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

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

今江南徐州

西短兵接

短兵刀劍也戎車相迫長兵不施故用短兵以相接擊

帝急顧謂丁公

曰兩賢豈相戾

阨

哉

兩賢丁公與高帝戾困也

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

行示也

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

十國已分頁單

治體

六

後爲人臣無傲丁公也

司馬溫公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海內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爲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漢文帝

太宗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以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右丞相

灌嬰爲太尉論功益戶有差

雌

○諸呂之誅綱目書齊王襄發兵致討繼書平勃朱虛誅產

祿及諸呂今也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此意特以劉章嘗欲立齊王故不錄其功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從稔成呂氏之禍功固未可以贖罪其視二人有功無過者大有逕庭綱目於此文無予奪若不甚白然而即前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爲有功卽後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不及賞其是其否固自曉

然於書法之間此○稔音忍庭音聽○逕庭隔遠
功賞之斷案也 貌莊子逍遙遊大有逕庭

周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

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

主在與在主亡與亡

以身徇主與
之同存亡也

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

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
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
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秋八月右丞相周勃免○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
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
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卽

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

即司農

上曰然則君所主者

何事也平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勃大慙乃謝病免

秋八月以申屠嘉爲丞相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

以足蹋弩張之曰蹶張

從高帝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爲丞相是時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卽

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爲檄

吸○文書

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請丞相免冠徒跣

徒跣

赤足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

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鮮上度丞相已困

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

弄戲也

君釋之通至爲

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朱沛國曰人主不能行法能容臣子之守法而後人主之勢尊人臣奉法能不容人主之撓法而後人主之法信文帝寬厚仁恕非有震世之威而人莫之褻者何也以其能容臣下守法而不撓也夫大中大夫中二千石至貴也一戲殿上則丞相得以檄召而欲斬太子君之貳藩王帝之愛子也一不下司馬門則六百石之公車令得以劾奏而遮留中郎將小臣也得以如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軍門都尉冗官也得以將軍之令而過天子之乘與人臣執法不以天子之故而喪其所守人主徇法不以臣下之微而撓其所執此漢室之所以興隆而文帝之柔道所以得致治安歟

漢武帝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廣川

今直隸河間府景州董仲

舒對曰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

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

同

先出災眚以譴告

之不知自省

醒

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

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

同

道之世者

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

上

而已矣勉強學問則聞見

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

旋至

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

同

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

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

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

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與故治亂興廢

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皆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干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

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爲天子富
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
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
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低防之不能止也古
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
邑漸尖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
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
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
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
結網今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

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上復策之仲舒對

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

隨其材而授之位

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

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

陵園語○獄名

秦曰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

師申

申不害韓非

之說

申不害韓非皆善刑名法術之學揚子問道篇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

憎帝

王之道以貪狼

狼性貪故謂貪爲貪狼

爲俗誅

責也

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

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

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

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

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
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
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
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
師以養天下之士數_朔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
縣令民之師帥_率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
恩澤不流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
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

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
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
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臣聞天
者羣物之祖故遍覆包函含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
愛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
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
所以罰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
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
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
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

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
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
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
會遇相聚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驪然有恩以相
愛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
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
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
聖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顯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
身不可掩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曰加益而
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

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洛而不亂復福而不厭者

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

起之處故政有眊帽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

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夏尙忠殷尙敬周尙文者所繼之揅

同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

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揅敝之政也絲是觀之繼治世

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

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所分問予予之齒上曰齒者去上

其角附傳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

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

所視傲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
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
意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
者矣春秋大一統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春者何歲
之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註王者受命改正朔自甸侯以至要荒咸奉之故曰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
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

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

六經也禮樂書

詩易春秋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

僻

之說滅息

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伸舒

爲江都

今江南揚州府相

漢武帝

董仲舒事易王

名非

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

嘗問之曰粵

同越

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

文種 范蠡

伐吳滅之寡人

以爲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

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

且羞之况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

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繆爲

其先

去聲

詐力而後

去聲

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

曰善

致堂胡氏曰汲黯多欲之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爲人君莫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其餘賢君則能窒欲者也屈於物欲不知白反則昏亂危亡之君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五伯假之之徒也所謂欲或酒或色或貨

利或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詞藝圖書以爲文或
撫劍疾視以爲武或鬪土服遠以爲功或耽佛好仙以爲
高雖汙潔不齊欲有大小然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
雖欲勉行仁義而行之無本俱不足以感人心而正民志
矣故人君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
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
不越此矣

主交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并兼亂眾之民皆可從茂陵內寶京

師外銷姦猾滑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軼止○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

人郭解蟹關東大俠也俠任俠也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卿者也亦在

徙中衛青爲去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

爲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厓眦○舉目殺人言

亦殺之目相忤者甚眾上問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軼有儒生侍

使者坐客譽平聲郭解生曰解專以奸干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

殺此生斷短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宏

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

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
彊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辨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
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媚權
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
也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
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晏之
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
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善惡要
於功罪而不濡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
實故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則風俗定而大
化成矣

致堂胡氏曰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偽增流民蒙顯賞自是俗吏多爲虛名而綜核名實之政其疵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聾瞽君上之姦術也人君不篤實而好之天下之理亂矣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培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尙同而名曰一眾志移囚於外舍而奏囹圄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才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良是也使之誇誦太平玩心燕安而不知天變實彰地變實著人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矣故爲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候官名使

持節送諸國客會莎車

本西域城名匈奴別種呼屠萬年據其城自立爲王因以莎車名國去長安二

千八

王弟呼屠

除

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畝

血叛漢奉世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

王自殺傳

轉去聲
○驛遞

首長安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

議封奉世蕭望之以爲奉世擅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

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

邀

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

於夷狄漸不可長乃以爲光祿大夫

漢宣帝

丙吉尙寬大好禮讓掾

硯

吏有罪輒與長休告

休告歸
假也

務掩過

揚善終無所案日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

爲故事嘗出逢羣鬪死傷不問逢牛喘

外

使問逐牛行幾里矣

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

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

因

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

陽職當憂時人以爲知大體

司馬溫公曰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溥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譖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
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疏乎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

叩也五原塞

在陝西延安府神木縣

願奉

獻也國珍

國中

珍寶朝三年正月

會明年正旦朝賀

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

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天子采之詔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理遠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云自彼

氏羗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
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

天常非
禮也

漢元帝

甘延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

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

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

舊名
更生

上疏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瑕貳師將

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

散也

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

馬三十四雖斬宛王毋寡之首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

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爲侯今康居之國疆於大宛郵支之號

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土不費斗糧

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詔赦延壽湯罪令公卿議封焉封延

壽爲義成

漢縣故城在江南鳳陽府霍丘縣北

侯賜湯爵關內侯

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之○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郎文公十六年毀制宜焉○泉臺公羊傳泉臺者何郎臺也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春秋襄公十一年作三軍昭公五年舍中軍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舍中軍者何復古也致堂胡氏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爲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爲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小大矣矯有小大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後報之未晚也

漢成帝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

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猝行宜少近古

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並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

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

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

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

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

時田宅奴婢賈價爲去聲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

遂寢不行

漢光武
帝

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核實也三考九

陟幽明言陟其明而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

黜其幽賞罰明信也

而閉也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

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

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

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漢明帝

館陶

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

公主

光武第二女陰皇后所生爲梁松所尚

爲子求郎不許而

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

受其殃是以難之

漢章帝

馬廖

太后凡

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

春冬夏三服之官

成帝御浣衣哀帝

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

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

春秋吳公子光

好劍客百姓多創

瘡○刀傷瘕

盤○楚王春秋楚靈王圍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

同音記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

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

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太后深納之

竇憲以賤直價也請奪沁侵去水今山西澤州沁水縣公主明帝女園田主逼

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陰喝喝○猶噎塞也不得對後

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猶以也愈

猶差也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尙見枉奪况小民哉

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滅損也服深謝良久

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司馬溫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責憲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漢和帝

徵班超還京師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

姑○曹壽妻名

昭

上書爲

去聲

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洛陽九月卒

任尙代爲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

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

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

爲政察察太明不

得下和宜蕩佚

迭○寬大舒緩之意

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

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邊

和如超言

漢順帝

尙書令左雄上疏曰甯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

吏數

朔

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俗浸彫敝

巧偽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

苟且也

莫慮長久臣愚

以爲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

官帝詔悉從之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言孔子曰四十不

惑禮稱彊仕

曲禮四十曰彊而仕

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可察舉皆

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

習詩者曰詩家習禮者曰禮家

文吏課牋奏

牋表奏章

副之

再往

端門

殿之正門也

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

之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

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

齊人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化

不拘

年齒雄亦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爲濟

陽

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曹縣

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譟舉免黜唯汝南

今河南汝甯府

陳蕃頰川

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李膺下邳

批今江南淮安府邳州

陳球等三

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

冲帝年號察

選清平多得其人

漢桓帝

涿郡

今直隸順天府涿州

崔寔

趙

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

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

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

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

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

同光

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宴如

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

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故聖人能與世推

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

舞

干盾也戚斧也皆舞者所執

足以解平城之圍蓋爲國之法有似治身平

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

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

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

臺晚也

其銜四牡

天子所乘之駕橫犇皇路

大路也

險傾方將拊

拊以木銜馬口也

勒

馬轡也東也

駟舟○車

以救之豈暇鳴和鸞

皆鈴也所以節車之行和清節在軾上鸞在衡上近於馬

奏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箇節奏

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

者棄市笞者徃徃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

今山東

兗州府 仲長

複姓

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

側

司馬溫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漢獻帝

或謂曹操曰劉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

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

漢昭列

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

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

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

今江南徐州沛縣

收散兵以圖呂布

諸葛亮治頗尙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極則賤順之以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道於斯著矣

司馬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
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
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
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尙經術賓禮儒雅開學廣校脩
明禮樂繼以明章邇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
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是以教立于
上俗成于下自三代旣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
也及孝和以降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
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
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刑治雖濁而
風俗不衰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祚未可量
也不幸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于骨肉殄滅忠良
甚于寇仇積多士之情蓄四海之怒於是宗廟丘墟烝民
塗炭天命殞絕不可復救然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
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疆仇加有大功於天
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
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節而自抑也由

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陳壽曰亮爲相國撫百姓示儀規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
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

漢後帝

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丙寅九年

魏正始七年
吳赤烏九年

秋九月赦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費禕

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跋蹠而已初

丞相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

陳紀

字鄭康成

鄭元

字問每見赦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

劉表

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

諸葛恪不欲諸王處瀕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豫章

今江西南

昌府琅邪王休於丹陽

今江南甯國府

奮不肯徙恪遺

去聲

之牋曰帝王之

尊與天同位是以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聞大王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循制度擅發諸將私殺左右小大驚恠莫不寒心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甯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奮懼遂行

晉武帝

中護軍羊琇景獻后

文帝后羊氏

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后

武帝后王氏

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

前揚州都督

之子也三人皆富於

財競以奢侈相高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

衣去聲

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

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

詰乞

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瓊山丘氏曰臣按昔人有言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爲夷居
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
居扶風符氏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
日繁其居處飲食皆日趨於華惟其桀暴貪悍樂鬪喜亂
之志態則無時而可變也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
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場者幾二百
年嗚呼後之人思爲國家
遠慮者晉之事可鑒也已

魏主問祕書令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

卓茂行化蝗不入境

漢哀平間卓茂爲河南開封府密縣令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境

况盜賊

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

南北朝
齊武帝

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材也若停薄藝棄朽
勞唯才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勲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
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魏
主善之祐出鎮滑臺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梁武帝

梁置謗木肺石函梁主詔公車府謗木肺石

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乃伸冤

者擊之如今之撻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

各置一函也若肉食

位者莫言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冤沉莫達者投肺

石函

魏以高道穆爲中尉魏主之姊

子壽陽

今江南鳳陽府壽州

公主行犯清

路道穆擊破其車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以私責

之道穆見魏主魏主勞之道穆免冠謝魏主曰朕愧卿卿何謝也

東魏高澄以杜弼爲軍司問以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盡善澄大悅

魏文帝

魏初作府兵○

初者何志始也三代而下寓兵於農庶幾古制者府兵而已故謹書之

魏宇文泰

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調

去庸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聲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

庸出絹調出

一切

砌燭之以農隙講閱戰陣

馬畜

休去

糧備

繪纈布麻

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

隋煬帝

帝以諸番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

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鉅萬自是歲以爲常諸蕃請入豐

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

胡客過酒食店悉令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直

價給臺上聲也詎也

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

闕入聲者頗慧也

覺之見以繪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

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慙不能答

唐太宗

上面定勲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叙未當宜各自

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

高祖從弟

曰臣舉兵關西

首應義旗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

上曰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

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元齡等運籌帷
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
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
至公淮安王尙無所私吾儕

柴○輩也

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房元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
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
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
不論其賢不肖而直

但

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
事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

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福亡也上曰前事不

遠吾屬之師也○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元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說佛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

此深足爲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嚴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朔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

當恪勤職事副朕此意○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真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

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
野宿焉○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
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

讀○怨
謗也

者與人同

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美麗
珍竒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

已具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
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古胡得美

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自知笑彼之愛珠而

不愛其身也吏受賕

求○以財枉
法相謝曰賕

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

者何以異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并力也相輔庶免爲人笑也

鴻臚卿鄭元璠使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

厥民飢畜

休去聲

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乘閒

閑○乘空閒處

擊之

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

牛羊馬犬

豕雞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十一月以王珪爲侍中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制中書門下以相檢察

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怨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元齡等頓首謝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特筆也太宗此詔其關於風教大矣故謹書之

上曰比有奴

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爲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邪自今奴告主者勿受仍斬之

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上以徵

不避嫌疑讓

責也

之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

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上

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

龍逢

旁

比干面折廷爭

諍

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上問魏

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房元齡王珪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
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閒能無一二不
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
考乃始陳論此非竭誠徇國也今推之未足裨悲益朝廷徒失
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上乃釋不問

上問房元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臨
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亦暇大食也雖性

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
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
一日萬機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

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

敕有司自今詔敕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阿曲順從不盡已意

遂昌尹氏曰嗚呼天下之理惟其是而已自後世人君有吝於改過者則曰業已授之不可改也自後世人臣有喜於爲佞者則曰此詔旨也不可違也夫使理有不當則業雖已授改之何傷事有未是則雖出於詔旨違之何害惟夫人君吝於改過人臣喜於爲佞則天下之事明知其非而背理行之必致於蠹政害民而後已此則古今之通患也善哉太宗能有見於此是以惟理之從不拘已見凡未便之事雖詔敕已行皆許執奏是豈不足以彰儻我之德哉書之於冊此亦可爲後王之法也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

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驕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妹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

冬十月詔議封建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

代封建

封建諸侯

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令羣臣議之

魏徵以爲京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闕又燕秦

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以爲勳
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
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平過大
閒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爲去置官僚皆省司
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
萬代無虞於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
爲條例定等級以聞

上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
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

諫人

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
帝曰朕比來怠於爲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
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
○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
有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
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

溫

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
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
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華陽范氏曰太宗之言王者之言也魏徵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兼德行而言之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詭趨利執事而已爾王者創業垂統數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專用小人之才乎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上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元齡曰草昧之初

謂開創之始也易屯卦象

傳天造草昧草雜亂昧晦冥也

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

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元齡

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

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

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元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

使書名美也此其美之歟譏也然則其具官何若曰以職方出

使而賂遺詭詐以爲間於外國非使人之體矣啟太宗征遼之舉者大德也故書譏之

大德初入其境欲

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

起遺去聲

其守者遂得遊歷見中

國人隋末從軍沒於高麗者因問親戚存沒大德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民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歸言於上

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

漢武帝定朝鮮爲真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晉永嘉末陷入高麗○菟音徒

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

殘債也

末復吾不欲

勞之耳

房元齡高士慶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

唐分宦寺爲北司故稱北

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

責也

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

同衙

相爲南司故稱南牙

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

元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遂昌尹氏曰史官紀載善惡爲萬世勸戒不惟君不可自觀而宰相亦不可預也綱目書元齡上今上竇錄則大臣不能以義正君史官失其所職而太宗好名自私其失皆在其中矣

上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

業已爲之終不爲

去聲

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唐高宗

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

密奏阜囊封版故曰封事

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

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

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辯亡無救河梁之敗

吳陸抗子機深慨孫皓之亡著辯亡

論二篇後仕於晉成都王穎以機爲河北大都督

討長沙王又列軍至洵橋戰於鹿苑機軍大敗

七札不濟鄢陵之師

左傳成公十六年晉楚遇於鄢陵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微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臣

如此何憂於戰及戰楚師敗績註躡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也

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

之兵無彊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爲本勇力爲末今朝

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

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自蘇定方征遼東龍朔元年任惟相等征高麗蘇定方破高麗兵於淇江高麗大潰○淇音派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大非川之敗咸亨元年薛仁貴郭待封擊吐蕃屯大非川吐蕃就擊之唐兵大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卽重誅罰也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請開蕃馬之禁使百姓皆得蓄馬若官軍大舉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矣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

唐睿宗

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

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奸慝所噬矣

唐元宗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邪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書予之也晉武焚雉頭裘於前殿不書不誠也明皇初政勵精誠有

崇儉之意故綱目特書之

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消

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華陽范氏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於三代尊禮輔相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羣下彼小人者唯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初廣州

今廣東廣州府

都督裴佖

胃

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

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

曲禮篇辭

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

蓋士可殺不可辱臣曩巡北邊

去年秋張說巡邊

聞姜皎杖於朝堂

去年

秋杖秘書監姜皎流之欽州卒於道

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卑隸待之事

往不可返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

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管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他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幽州

今直隸順天府

節度使張守珪斬奚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上美

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君之所司也守珪讒破契丹即以爲相若盡滅奚厥

奚契丹突厥將

以何官賞之乃以爲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

牛仙客前在河西

今陝西行都司等衛地

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

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

虞書帝曰

龍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蔡氏曰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唐興以來

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

河湟二州

名並陝西行都司涼州衛地仙客前判涼州別駕故云

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

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爲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悅乃賜仙客爵食封三百戶

遂昌尹氏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元宗英明之君固嘗勵精政事幾致太平矣爰自開元之末侈心一動喜佞樂諛黜九齡而用林甫於是塞言路殺諫臣興大獄事邊功窮聚斂縱奢侈溺聲色恣遊逸事神怪凡亡國敗家之事靡一不舉重以陳希烈楊國忠之徒交煽其禍天下雖欲不亂不可得也向使祿山不反則是荒淫之

君可以長享福祚而姦邪誤國之徒亦可以長保無虞矣
上天降罰變起漁陽四海分崩兩京覆沒凡前日媒亂之
人駢首受戮影絕跡滅然後知治忽所繫毫杪不差而小
人得志未有不反其初者綱目於祿山之反書之甚輕則
見爲反已久略無留難之意至於元宗討賊之事則書遣
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以見武備之弛至募市人爲
兵其爲後王鑒豈
不深切著明也哉

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

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

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廣五丈凡

封諸侯受天子社之土各割其所封之方色土與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使立社於其國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黃取王者覆燾四方之義

傳之子孫大宗欲復古制大臣議

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未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

權重則難制曷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

去聲

子孫而不

反矣爲今計莫若疏分也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

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唐肅宗

九月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長
史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略上欲以爲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
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
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
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
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爲

元帥諸將皆屬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

上聲

○巡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

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

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

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

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

唐代宗

上禮重郭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愛尙昇平唐縣故城在陝

西延安府宜君縣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亦汝也父爲天子邪我父

薄天子不爲公主恚惠○怒恨也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

如是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

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爲家同姑翁兒女子闔房

之言何足德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薄其俸於是京官不

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楊綰常袞乃奏增之開元

元宗中
年號

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元載王縉爲相日賜御
饌可食十人遂爲故事袞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

時人譏袞以爲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司馬溫公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
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
捨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
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而已不置毫髮
之私於其間則無
遺賢曠官之病矣

唐德宗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數

朔
問

以得失贄日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

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將

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

諳人自

焚之灾

戢歛也左傳隱公四年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

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葉顛瘁矣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入武備浸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

肅宗年號

之後繼有

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

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

底

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

李

太原馬

之眾遠在山東神策

李晟六軍

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

之兵繼

出關外倘有賊臣

啗淡○餌

寇點

閑人聲

虜覷

要本作覷伺視也

邊未審

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

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

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乎今關輔

關中三輔

之

閔徵發已甚宮苑之中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

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

六軍郎將子弟明敕涇隴邠甯更不徵發仍罷閑架等稅冀已

輸者弭

米怨見

現

處者獲甯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上不能

用

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

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曰陛下志一區宇四征

不庭

朝也

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非常之虞億

兆同慮惟陛下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

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

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又聞之天所

視聽皆因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

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

心驚疑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

屬邊原叛卒果如眾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

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

贊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眾得眾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

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
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違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
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
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
所親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
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論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
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低防房緣推誠信不疑所以
反致忠害諫官論事例自矜銜肱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
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卽辭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於
接納也贊以書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

有小人而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
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
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報若誠不盡
於已而望盡於人眾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眾
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
而力行之非所以爲悔也夫仲虺毀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

稱其改過

商書仲虺之誥用人惟已改過不吝

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

其補闕

詩大雅周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烝民之詩以送之其第六章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袞職

王職也

天子龍袞不

是則聖賢唯以改過爲能以無過爲貴

敢斥言王闕故云

蓋以爲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

遂非則其惡彌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
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
禁之勿傳且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
心也夫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

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

鈔說曲禮毋勦說毋雷同

注攬取他人之說以爲己說謂之勦說聞人之言而附和之謂之雷同如雷之發聲而物同應之也

而折人以言

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
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

闕戾也必不能

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

懦

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

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或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而

不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
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
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
斯皆爲盛德上頗采用其言

以陸贄爲考功郎中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
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遍羣品則臣
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陸贄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

商書湯誥其爾萬方有罪
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

以爾萬方楚昭以善言復國

左傳定公四年吳師入郢楚昭王出奔
隨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敗吳師昭王

復國善言謂吾以志前
惡及大德滅小怨是也

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

之辭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
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
示贊贊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
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說疵垢宜暢鬱

堙因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爲

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
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
不吝改過小子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
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
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已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

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句致亂階變興都

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烝庶痛心覲忒貌覲面慙也

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

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

由上失其道下罹離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

等一切砌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

舊勳務在宏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

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

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

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除也陌錢稅閒架竹木茶漆榷鹽之類悉宜

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遂昌尹氏曰涇卒之變綱目書上如奉天至是奉天之圍已解乃書帝奔梁州何哉懷光之反不烈於朱泚梁州之幸不急於奉天而書法不同如此者德宗播越懷光遠來赴難幸而有功略無問勞撫慰之意乃聽盧杞之言咫尺天子不得一面而行遽趣之擊賊遂使懷光怨望迄成反叛此蓋信用小人其禍至此德宗於忠臣賢士之言百不從一而於小人之言聽受如響凡所以再致播遷皆其自取故特書奔以賤之耳奔者匹夫逃竄苟免之事以萬乘而書奔可愧之甚矣然則懷光獨無貶乎曰
叛君反逆之賊其罪猶待貶黜而後見邪

車駕至梁州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

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

突

觸也銛利也

○鋒排患難竭筋力展勤効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

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

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

於詔書異日考其殿

顛去聲

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

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

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

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然則則天舉用之法雖傷易而得人而陛下慎簡之規則太精而失士矣上竟追前詔不行

致堂胡氏曰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又或於讒言贊雖再三辨理終不見聽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尙當求去况宰相乎

唐憲宗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爲何爲而可

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秦始皇本紀以衡石稱衡也石百二十斤言表箋奏請稱取一石日夜有稱期不滿不得休息魏明帝自按行尙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

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爲拾遺稹上疏曰自古人主卽位之初必

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爲忠讜黨小人

亦貪得其利不爲回邪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

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坤以

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

宗初卽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賞之故當時言事者惟患

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謹爲憂也陛下踐祚今已周歲未聞有受

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猶且彌年不得召見而况疏遠之

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百官以次進對復正牙同衙○正殿也奏事禁非時

貢獻等十事又勸上以王任王叔文爲戒早擇修正之士輔導

諸子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柳宗元善爲文嘗作梓人傳曰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按功以

導引規矩繩墨度

鐸

材視制指麾眾工各趨其事不勝

升

任者

退之大廈旣成則獨名其功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旣理而談者獨

稱伊傅周召

邵

其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

術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所听

同斬音艱
○爭辯也

於府庭而遺其大者

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善種樹其

言曰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固旣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

顧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人不然根拳

曲

也而土易

更

愛之太恩

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之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

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亦猶是已

以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

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

乞

之對曰京兆爲輦

連上聲

輦師表

輦輦者天子之車輿也京師乃天子輦輦之下故京兆尹爲輦輦之師表

今視事之初而小

將敢爾唐突

不遜也

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

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

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

猶言當著心

此人朕亦畏之

裴度入蔡州裴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囊

高

韃

有出迎

此軍禮也以示尊敬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右屬囊韃注囊以受箭韃以受弓

拜於路左度

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史館修撰李翱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丙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爲其易乎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則太平未可期也

唐穆宗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宏簡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稹

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

度所奏軍事多與宏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河朔

河北也

逆賊祇

亂山東禁閹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閹患大小者臣
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
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於天
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
討自平若姦臣尙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
大臣不得已罷宏簡樞密解禎翰林而恩遇如故

以柳公綽爲山南東道

治湖廣襄陽府

節度使公綽過鄧縣

今河南南陽府鄧州

唐穆宗

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

舞弄文法也

眾謂公綽必殺犯賊者公綽判

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唐文宗

以薛元賞爲京兆尹時禁軍

即神策軍

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

乞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

辯甚喧元賞使覘

諂平去二聲
○窺視也

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

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

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土良召之元賞曰屬

祝

有公事行當至

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土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

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

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

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唐宣宗

上聽察彊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今河南南陽府鄧州刺史薛宏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華陽范氏曰宣宗挾摘細微以驚服其羣下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譬如廉刻之吏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爲政特一縣令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唐昭宗

制削奪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爲招討使討之詔李克用討王行瑜克用遣其子存勳詣行在時上避亂在西安府淳化縣石門鎮年十一上奇

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爲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吾家

李克用克邠州

靜難節度

王行瑜伏誅進李克用爵晉

即晉陽今山西太原府河

東軍王
治也

唐閔帝

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姚顛以同平章事唐主欲命相問所親信皆以尙書左丞姚顛太常卿盧文紀祕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箸挾之得二人乃有是命

宋太祖

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執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范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宋主英睿胃乃請用劄斬入聲子非表非狀者謂之劄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宋主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宋以竇儀爲翰林學士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

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

已自翰林遷端明

端明殿學士

矣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

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

主岸幘

諫○露額曰岸
髮有巾曰幘

跣

先上聲

足

赤足也

而坐卻立不肯進宋主

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
傑聞而解體宋主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宋太宗

冬十月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作假山

召僚屬置酒眾皆壘美坦獨俛

同俯

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

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

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

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械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

宋真宗

夏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知節素惡欽若之爲人議論

未嘗少屈欽若每奏事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帝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

欽若不說會瀘

盧州今四川瀘州

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

久不決旣而擅超擢之知節因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帝召王旦

質之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
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
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
禮之罪或聞外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
容之意具戒約之俟少閑如罷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
月餘始罷欽若知節並及堯叟

宋仁宗

九月暨忌○及也契丹平富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

朝既增我歲幣其遺去聲我之辭當曰獻富弼曰南朝爲兄豈有

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紳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
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

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

河名在直隸保定府新城縣宋與契丹分界處

自是通好如故

范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

鉤

之富弼曰一

筆句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遂
悉罷之

宋神宗

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
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
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胃願鎮以安
靜待事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
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悅
命權開封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
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
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

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幹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

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何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費騰怨讟讀○怨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

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茲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宋徽宗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創開邊隙使天

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

陳尸

也

諸市朝傳

轉去聲
驛遞

首四方以謝天下

雲開張氏曰嗚呼陳東之言賈太傅所謂痛哭者是也欽宗即位之初一得陳東之書正當奮乾剛之斷即以六奸肆諸市朝詔告天下將見天下之懷忠秉義者莫不曰有君如此我何不出而輔之且大奸脫距黨勢自孤不能爲害也必矣况金人一聞新君如此有爲氣亦少沮汴宋基圖孰能搖之今於陳東之言既嘉納之又果行足見其不能有爲也

宋高宗

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

雌

李綱以僭逆僞命二事

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

徽宗

朝在

政府者十年淵聖

欽宗

即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

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

人未必不悔禍而有趙氏而邦昌方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
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
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
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

誅

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

宣公二年
經言趙盾

弑其君
夷臯

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

賊而已劉益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眾降光武
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益子不得已而自歸朝
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
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砌置而

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黃

潛善等語

去聲

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

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
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
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

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

今湖廣長沙府

安置並

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擢孫覿於高梅永全柳歸州
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

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
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

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胡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爲保國必先定計定計

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

易坎卦象傳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分土必先制

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

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

耕

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

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

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

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入主志尙如何耳尙志所以立本也正

廿四史分類輯要卷四
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定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

李綱上疏曰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料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丙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

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

咸上聲
戰船

水軍上

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
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
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
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
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

今江南
江甯府

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

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固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

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

去聲

祖宗涵養

之深歎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

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

此緩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

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盈

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

邇莫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

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

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

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

機近年閒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猝則

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

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

萬之眾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

都即南京今河南歸德府退至維揚今江南揚州府則河北治直隸大名府河東治山西太原府

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汴京之東之西也失矣萬一敵

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昌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泊軍旅

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時維○儲備也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

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

復爲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

咨○量也

使輶姚○小車

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

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

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

砌

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

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

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閒耳疏奏帝賜詔褒諭

封太祖後子偁之子瑗爲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爲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侍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尋以伯玖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璩

渠

雲閒張氏曰趙丞相可謂名實相副者也此舉何其充當之甚耶蓋相業莫先於定國本定國本莫先於教太子教太子非碩德鉅儒聞望素孚者不可也趙丞相先見乎此故以爲首務雖然此亦天使然也使黃汪爲相安能望此舉哉然亦不可獨咎黃汪也自徽欽以前求其如此舉者未嘗見諸史冊厥後孝宗克成令德豈無自哉書曰天惟式教用休此之謂也天豈爽其報於太祖乎

宋孝宗

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監南嶽廟

南嶽衡山也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

朱熹上

封事

密奏也

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務之變使

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

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

天之讎

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

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叅以

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攘夷

之外孑然無一毫可恃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

之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

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

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

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誣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嘗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

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觀南軒備告孝宗之言可謂老成謀國深切時病而事出萬全者也孝宗不此之慮而遽爾請求陵寢其失自可見矣

宋甯宗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僕侂胄

罪惡于中外自兵興以來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侂

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

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冑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
冑因使皇子榮王曦具疏言侂冑再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
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羣臣可
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先白錢
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璧彌遠自懷中出御批罷韓侂冑
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
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璧謂事留恐
泄乃已翌日侂冑人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
擁侂冑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冑聞遂下詔暴
侂冑罪惡於中外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尙書加震福州觀察使

侂冑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
立於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
紊極矣

元世祖時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不

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朔赦上納之遂止下輕刑之詔

元成宗

三月遣使巡行

上天下

罷職污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審免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元英宗

英宗皇帝至治元年春正月罷元夕張燈于禁中帝欲以元夕

張燈禁中爲鰲

同鰲

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尙書叅議中書省事遂

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間閭之間

燈火亦禁况闕庭宮掖

掖宮旁會

之嚴邃

歲

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

所玩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

張希孟

養浩字

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以旌其直

明太祖

定衛所官軍及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及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鈐指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專擅自是征伐率以爲常

蘄州進竹篔簹命却之諭中書侍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玩好之飾今蘄州進竹篔簹未有命而來獻天下聞風爭進

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

漳州

今福建漳州府

通判王禘上書禘上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

以爲心寬大以爲政昔者周家忠厚故垂八百年之基漢室寬大故開四百年之業蓋上天以生物爲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電霜雪有時而薄博擊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電霜雪無時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上嘉納之時尙嚴厲故禘以爲言

詔乘輿服御諸物毋飾金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特命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

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詔定服色禮部奏夏尙黑殷尙白周尙赤秦尙黑漢尙赤唐服飾尙黃旗幟尙赤國家取法周漢唐宋以爲治尙赤爲宜上從之

嚴宮闈之政著爲令上以元末宮嬪女謁私通外臣或番僧入宮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

掖宮
旁舍

淫瀆褻亂遂深戒

前代之失著爲典俾世守之皇后止得治宮中嬪婦事宮門之外不得與焉宮費奏自尙宮內使監覆之始支部違者死私書出外者罪如之宮人疾言其狀徵藥羣臣命婦節慶朔望朝見

中宮無故不得入人君無見外命婦禮天子親王后妃宮嬪慎
選良家子女進者勿受

一日上問桂彥良曰法數朔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

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上
曰卿帝者師也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基峻隘不如卿也

秋閏九月五星紊度詔求直言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
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上言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
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臣觀歷代開
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

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今議者曰宋元中葉

中世也

之後

紀綱不振專事姑息

苟安也檀弓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以致亡

滅陛下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管

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

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求深刻以趨承

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

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倣徒流律又刪定

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眾而主上好生之仁

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

而無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

輕

虞書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

文王

世子公曰宥之公又曰宥之及三宥

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

陵

語

空虛之效唐

太宗曰鸞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欲害於人欲利於棺售故耳今

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九古之爲

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

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

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摺

均上聲

摺職○拾取

也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

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

忌○及也

乎居

官言動一跌

失也

於法苟免誅戮則必罹

離○遣也

屯田工役之科所

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不少顧惜然此亦豈人
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
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哉良由激濁揚
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

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
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

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是爲八議既廢

以致人不自厲而爲善者怠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
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
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所以恭
承宗廟意也賊人四大王元宗突鼠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坤入
聲

可追深山大壑捕之數年既無其方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

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鷄犬不得甯息况新附之民日
前兵難流於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今乃就附籍者取其
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
而後賦稅增臣恐自茲之後比郡戶口不復得增矣凡此皆臣
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
過明詔天下備舉八議之法嚴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
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
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
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
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臣謂天

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

判○水釋

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

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

下亦猶是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

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

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

猶言程限

獄訟錢穀之

不報爲可恕而流俗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

得矣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

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

風憲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條舉綱目至於聽訟讞

年上去入

三聲○平議也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爲要務雖有忠臣孝子義夫

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

禮記
篇名

論鄉秀士升於司徒司徒升於太學太學

正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今使天下郡縣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

官者間亦有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

不重自今數

上聲

之賢者能有幾人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

之過也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

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據前世已行之得失者

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

詩小雅十月
之交篇辭

今日刑於月猶之

可也而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傳曰都城

過百雉國之害也

語在左傳魯隱公元年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長三丈高一丈言都城不可過三百丈

也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

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

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

調去聲○掉搖動也左傳昭公

十一年未大必折尾大不掉

然後削之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

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眾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

無及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

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

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

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
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書奏帝怒逮問繫死獄中後無敢言者
秋九月詔天下每鄉里各置木鐸上命戶部令天下人民每鄉
里各置木鐸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於道路又令民每時
置一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擊鼓會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責之
里老不勸督者罰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
九月詔浙江按察使林碩復職碩振舉憲法不少貸中官裴可
立督事浙江以沮格閣詔令誣之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
毋怖但盡實對碩言臣往年爲御史嘗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
臣今任按察使至浙未以中官在彼者亦無乖忤惟舊不便臣

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上曰朕固未信逮汝面問今既
明白即馳驛還任汝無他慮遂降敕切責裴可立曰歸必不貸
也碩初被逮眾皆危之一見遽釋中外頌聖德焉

二月江南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騶虞羣臣請表賀不許隆獻騶

虞二云出滁州

屬江南

來安縣石固山禮部尙書胡濙等請上表

賀上曰朕嗣位四年民生未能得所騶虞之祥於德弗類不許
冬十一月詔停生員吏典開納事例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閒
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有開納事例糧不聞不
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遂以此例爲長策既以財進身豈
能以廉律已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乎上從之

明孝宗

冬十月西域進獅子倪岳言獅者外域之獸真僞不可知縱直非中國宜畜非真無爲外域所笑詔還之

上嘗問劉大夏天下何時太平朕如何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

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卽召內閣

蛤

并執政大臣面議行之但

求順理以致太平時刑部尙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之而怒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執之而已上默然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請

明莊烈帝

三月削工部右侍郎高宏圖籍宏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尙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

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今日之爲侍郎也貳尙書非貳內臣
國家大體臣固不容不慎故僅延之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甯
已之雖大拂葵憲意臣不顧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
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上以軍興餉事重
應到部驗核不聽宏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籍

總理太監張彞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袁繼咸上言
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內臣有覲
宮齋冊之令陛下從之特在剔釐_治也奸弊非欲羣臣誦膝也乃

上命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叅謁屏_丙息得免呵責爲幸嗟

乎一人輯瑞

虞書輯五瑞言徵集五等諸侯之瑞玉使之來朝也

萬國朝宗

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

宗曰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尙得有廉恥乎
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干兒昏夜拜伏自以爲羞今且白晝公庭
恬不知恥國家自有覲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所爲太息也上
以越職言事責之已張彞憲亦奏辨謂覲官忝謁乃尊朝廷繼
咸復上言尊朝廷莫大於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
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
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爲安事創彞憲卽長揖
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與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
會典所不載上仍切責之

冬十一月待讀倪元璐上制實制虛各八策元璐上制實八策

曰離敵交繕旁邑優守兵靖降戍益寇餉儲邊才奠輦嚴教
育又制虛八策曰正根本伸公議宣義問一條教慮久遠昭激
勸勵名節明駕馭疏入上令確奏伐交實計其撫降戎儲邊才
補秦晉餉館監教習俱下部其制虛八策多係奉旨不必繼陳
既而元瑯再陳閒諫敵之術且請盡撤監視內臣以重邊疆不

報

冬十月工部侍郎劉宗周上疏諫用中官不報宗周上言人才
之不競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盡
出二三中官下每當緩急之際必猗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
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於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是

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相引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
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陛下誠欲進
君子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不報

時宗周
已罷歸

政令

周成王

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同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汝史佚因

請擇曰立叔虞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

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今直隸保定府唐縣故曰唐叔

虞

周赧王

衛有胥靡

聯繫相從服役囚徒之名

亡之魏嗣君使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

以左氏

都邑名

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

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

十左氏無害也

漢文帝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

誹謗之木

堯立誹謗之木慮政有關失使言事者書之於木

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

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漢武帝

六月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爵者國之公器非可買也而買之罪者國之公法非

可贖也而贖之於以見用兵煩費之患爲何如哉其曰置武功爵則經費不足賞功之意又自不言可見矣

是時漢

比秘歲連年

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

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

陸漕水

之費不與

讀

焉於是大司

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罪置賞官名曰

武功爵級十七買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

職耗

帽亂也廢矣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漢

顏

國復事西南夷

○始者何謹辭也前書

罷西夷矣於是書復事復者何貳過之辭也

初張騫自月氏

支○西域國在蔥嶺西安息東後分大小兩種

還具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

著丈入聲○著土地而有常居

非行國隨畜牧遷徙者比

畊耕

田多善馬有城郭室屋其

東北則烏孫東則于窠

田

于窠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

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

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

今陝西臨洮府

長城南按羌

隔絕漢

焉烏孫康居

渠

奄蔡

一名閩蕪

大月氏皆行國隨

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

見邛

窮竹杖

出四川雅州榮經縣邛崃山上其竹節高中實可作杖

蜀布

王蘆布也

問安得此

曰市之身

捐又毒 篤○一名天篤今稱天竺蓋身毒聲轉爲天音乾 篤篤省文作竺又轉爲竹音也其國地方三

萬里佛道所出其人脩浮屠道不殺伐遂以成俗

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

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

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去大夏從羌中

險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

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祝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

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

閉諫使離閉敵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終莫得通

於是始通滇國今雲南乃復事西南夷

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豆留法逗留曲行避敵也漢法○

遇敵不進則法有逗留之罪然兵有利鈍事有緩急要在隨機應變可也光武當四海平定之後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留法不獨知用兵之要亦足見不貪功之意宜乎綱目詳書以美之也

漢和帝

大將軍竇憲伏誅○

於是收印綬遣就國迫令自殺耳書伏誅何正憲罪也綱目自殺書自殺迫之自殺

書殺當罪書伏誅

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謀爲逆帝知其謀而外

臣莫由親接以鉤盾

閩上聲○宦者近署

令鄭眾謹敏有心幾

作機不事豪

黨遂與眾定議誅憲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

門收憲大將軍印綬與篤景瓌皆就國選嚴能相迫令自殺

致堂胡氏曰竇氏根據已生逆謀誠欲誅之未易舉手和帝年纔十四乃能選用秘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而鄭眾有功由是宦者用權馴致亡漢可勝歎哉

漢靈帝

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

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價富者先入貧者到

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嘗問侍中楊奇

震曾孫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

帝不悅曰卿疆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漢昭烈帝

諸葛亮乃約官職脩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長貳官共署事者集

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去聲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

猶棄敝蹻脚○草履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徐庶處字

茲不惑又董幼宰董和字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

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又曰昔初交州平崔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幼宰每

言則盡偉度

胡濟字

數朔

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

四子終始好合亦足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晉武帝

王渾王濬爭功帝命廷尉劉頌校其事進渾爵爲公以濬爲輔

國大將軍與杜預王戎皆封縣侯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黨

與所抑每進見陳說或不勝升忿憤徑出不辭益州護軍范通

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

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功

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濬曰吾始懲鄧艾之禍

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

輕爲之憤邑同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

晉孝武
帝

秦王符堅與羣臣飲酒以極醉爲限趙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

郡名天垂酒池

星名

杜康妙識儀狄先知

杜康儀狄皆古之善作酒者

紂喪殷邦

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

唐太宗

上又嘗謂房元齡等曰爲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

後更名平

於南夷亮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

頰

相隋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頰存沒朕慕前世之明君

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練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

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

死者人之所諱故云不諱更無所

言矣然汝當更求古之哲王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

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卽位以來不善多矣顧宏濟

蒼生肇造區夏

周書康誥篇肇造我區夏肇始也區夏猶言中夏

功大益多故人不怨

業不墮

揮

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

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情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
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唐高宗

定銓注法

○以言書判取人可也以身取人而求其體貌豐偉焉如是則體若不勝衣之趙文子容貌若婦人女

子之張良不在所取矣烏在其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刑少
爲良法裁書之於冊其失自見

常伯

改侍卽名爲少常伯後復舊

裴行儉始與員外卽張仁禱

衣

設長名姓

歷勝

同榜

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爲永制

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

唐選舉志唐制擇人之法有四

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適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

計資量勞而

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

衡也量也

察其身言已銓而注

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然後類以爲甲各給以符謂之

告身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爲公道書判爲得

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眾矣又禮部取士專

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

而夕陷刑辟

闕

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

魏文帝曹丕欲殺弟

植合七步作詩則曰植應聲曰煮豆然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乃釋之○其音其豆幹

未足化

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唐中宗

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初太后遣使存撫四方至是引見

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皆擢用高者試給舍

高第者試守鳳閣舍人給事中

次

卽御史遺補校書郎

其次等者試守諸郎官侍御史拾遺補闕校書郎

試官自此始時

人爲

去聲

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

渠

作推音退平聲

侍御

史

齊魯謂四齒杷爲權言授官之泛如用杷推聚之多

盃

通作

脫校書郎

言官不得人如模脫盃杯箇箇

相

似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糊

同

必存撫使昧

米

目聖神皇

昧物人目

中也武后號聖神皇帝

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

唐元宗

秋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

良法也此

令一出則史無不記之事臣無私

貞觀

太宗年號

之制中書門下及

謁之言朝廷清明矣故書予之

七四
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

諸司皆正衙

正殿也

奏事御史彈百官服多冠對伏讀彈文故大

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

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

丙

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

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

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於是多

以險詖

秘○不
平之言

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

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唐德宗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所得頗少則以爲輕我命由

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

去聲

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

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繚兼○并七百匹上怒杖光

超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

敢受

按希烈謂李希烈

華陽范氏曰德宗矯代宗之失而深懲宦官之蠹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羣臣而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而其後人主廢置遂出於其手則其爲害又甚於代宗矣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懇之心以守之未有不甚之者也

唐穆宗

夏

今陝西延安

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却之侍

御史溫造彈祐違敕進奉

三月詔諸道常貢之外無得進奉

請論

平聲○論議罪也

如

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

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唐昭宗

乾甯元年春二月以鄭綰

起

同平章事綰好詆諧多爲歇後詩

譏嘲

爪平聲

時事上以爲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爲相聞者大驚

堂吏徃告之綰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綰吏曰

特出聖意綰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綰搔

騷

首言曰

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

表梁璉

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言今四方分爭

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

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那里從之

晉高祖

晉詔求直言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論以爲帝王遇天災多

肆赦謂之脩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

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米災也詔褒之晉主樂聞讜黨

言詔百官各上封事

密奏也

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

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御札趣

促

之河南奏脩洛陽宮

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內平甯營之未晚詔褒納之

宋太宗

七年春三月罷秦王廷美爲西京

洛陽

留守夏四月以柴禹錫爲

樞密副使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

即金明池在開封府城西

爲亂遂罷

廷美開封尹以上變進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

鐸東上閣

蛤

門使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於帝意欲帝傳

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芳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歿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

齊賢王沔

勉

簽書樞密院事○

觀綱目備載此條則太宗得人

易泰卦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茹茅根也彙類也言衆賢在下相連而進有拔茅而其根自以其類而起之象

四年春二月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

號磨勘院至是改爲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

莫職幕府州縣之職

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宋仁宗

三年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

尹洙歐陽脩于外詔戒羣臣越職言事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

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

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

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

汴州今河南開

封府宋都也

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

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

之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

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

怪

陛下家法夷簡訴

仲淹越職言事離閣

諫

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

知饒州

今江西饒州府

集賢

院名

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

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爾安可以爲罪乎陛下

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

職監筠

云州今江西瑞州府

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

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

監郢州

今湖廣武昌府

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

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

復知人閒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脩坐貶夷陵

今湖廣荊州府夷陵州

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直學士李紘

宏集賢

校理王質出郊飲

去聲

饒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

仲淹字

賢者得爲

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平仲淹靖洙

脩而譏若訥都人相傳寫弼

同

書者市之得厚利御史韓縝

軫

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

仁宗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

院以余靖爲右正言則言路開而正人得矣觀脩之所進朋黨一論豈不切中時之膏肓哉揭而書之意有在矣○大易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蓋言君子同類而進則吉也今以眾君子而任言責其得泰之初九者乎○增置諫官

以脩等爲之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

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

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

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脩每

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滄滄

吸。詩小雅小

晏篇滄滄詆詆注滄滄相和也詆詆相詆也。○詆音紫

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

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脩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退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脩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食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

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

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
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

宋英宗

刺陝西民爲義勇軍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

北

治直隸大名府

幾十五萬河東

治山西太原府

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

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

西夏北契丹

控禦之地事

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爲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

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

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諫不

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

西夏主名

方桀鷲使驟

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

同攝

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

欺於一日之閒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
詳尙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閒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
敕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
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
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閒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

九月召王安石爲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

用安石罷魏公此秦之終

否之初也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

可不慎哉

石覲記○希以閒諫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鎮安武

幸也

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

今河南彰德府

入對帝泣曰侍中必

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

祝

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

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

宋神宗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

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

宋哲宗

三月罷免役法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脩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爲準餘並除之光復請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

定差役法

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

者顧代蘓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

葉

中世也

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

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

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韓琦刺

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評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

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范純仁謂光曰

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

已出謀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閒閒○乘空閒處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

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

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

光深謝之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

京獨如約悉改畿

其縣京畿之縣

顧役

改顧役爲差役

無一違者詣政事堂

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

貶范純仁知隨州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

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

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

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

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

老子上篇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其事好還言迭爲勝負循環之理未有勝而不復者也

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

唐末

牛僧孺李德裕之黨禍也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

數十年淪胥

相陷也詩小雅無淪胥以敗

不

解豈可尚遵前軌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

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宋徽宗

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建隆

太祖年號

中女真嘗自

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

今山東登州府

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

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武義大夫馬政同藥

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去聲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

始

三月遣使如金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

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
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我且
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
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
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

遼相金克燕京時降金

嘗以詩

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
約要

邀

求不已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

驛

奏王黼欲功之速

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

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

民○錢貫也

金主大喜遂遣銀不

可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

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
誓書往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夏四月金人來歸燕
及涿易檀今順天府順義縣順今順天府順義縣景今直隸河間府景州薊計○今順天府薊州之
地詔童貫蔡攸班師

六月金張穀以平州來歸

招亡納叛清朝不取宋納張穀而逆為金虜用兵之端豈非貪利忘害之

大病乎迫至殺穀昇金不惟失國體抑且將士離心矣蓋察理不明而有此弊豈不深可惜哉金驅遼宰相左

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躑不勝升其苦

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穀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

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

初穀為遼興軍節度副使領平州事金破遼入燕京升平州為南京

命穀判留守事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穀遂召諸將領議皆

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
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
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
兵內用營平之軍外籍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穀又訪於翰林學
士李石亦以爲然穀乃遣張諫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
弓等數上以十罪皆縊意殺之穀乃稱保大天祚三年榜諭燕

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

去聲

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

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

之地張穀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安中令安

弼黨與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度第令羈縻

之而度促穀內附穀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
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不
聽

詔殺張穀函首以昇祕金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

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穀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穀也

遂欲以兵攻燕朝廷不得已令安中意殺之函其首併穀二

子送於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

穀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以蔡靖知燕

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與師矣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初宇文虛

中爲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

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

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

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

略曰朕以寡昧之質籍盈成之

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醕權已盡而牟利者尙肆詿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譎見而朕不寤眾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宜二邊禦敵之略永念昇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眾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

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

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以吳敏爲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爲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卽召綱入議綱刺威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臣奏事帝留李邦

彥語敏綱所言遂拜敏門下侍郎草詔傳位

宋欽宗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

○前既逐李綱今又貶好問則是宋國空虛無人可憚由是知金之滅宋則固非

金之滅宋也乃宋之自滅耳

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

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

今直隸

隸河間府滄州

滑邢

今直隸順德府邢州

相之戍

恕

以邊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

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正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

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

知袁州

今江西袁州府

帝閱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宋高宗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靖康中所以蠟書

以蠟爲丸置書其中

冒圍

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

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之震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
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
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
可籍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
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
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
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
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
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

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爰置江州

今江西九江府

罷權吏部尚書晏敦復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已之非秦檜使

人詠

恤。誘也。

之曰公若曲從兩府

中書樞密

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

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粹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

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兩河豪傑李通等帥眾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術欲僉軍以抗飛河北

治直

隸大名府

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

劬

肉傷

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

開入聲

亦不能制其下但

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金降王鎮崔慶李銳

記

崔虎

華旺等皆率所降飛龍虎大王之將

欣入聲

查等亦密受飛

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眾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

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

淮水在江

南鳳陽府

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

還也

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

輜重

載衣物車

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

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

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連詔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

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鄜城引兵還民遮馬

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我不得擅留哭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

漢水在湖廣襄陽府

上六郡閫門田處之

初兀朮敗於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

同

馬曰太子毋走岳

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

汴京城

日夜

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日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人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宋孝宗

五月陳俊卿罷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

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歡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鄉向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陞辭猶勸帝遠佞親賢脩政攘夷泛使不可輕遣

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紹興高宗年號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

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爲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意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

稱臣有疏播笏

指插也謂插笏於帶間也

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

左右以笏標

標也

起之成大屹

銀入聲

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

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

其復書略云和好

去聲

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

兼函也

音遽至指聲

今河南河洛

今河南府洛陽縣南府鞏縣皆汴宋陵寢地也

以爲言既云禘祀欲伸追遠之

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

輓也

亦當並發

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願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宰相陰主張說欲伸前命故出栻

知袁州

今江西袁州府

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

畏天恤民抑僥倖屏丙讒謔宰相近習皆憚之○

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

今允文進張說之不肖而退張栻之賢者則顛倒是非矣其如相業何嗚呼允文所行者此則有虧於向之事業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戒焉

宋理宗

詔籍余玠家財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

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廩之積恣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

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

玠立功西蜀不爲少矣使玠誠有私

藏亦當付之入議况無乎籍之非義也分注徵之累年則其子冒認明矣理宗於國勢日促之際而待功臣如此則凡欲立功者孰不爲之解體哉此舉失矣

宋度宗

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

葛嶺起樓閣亭榭

謝○土高曰臺有木曰榭

作半閣

開

堂延羽流塑已像其

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自是或累月不朝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乞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脩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慨月玩愒皆貪也左傳玩歲而愒日緩

急倒施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

難乎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

江干

水涯曰干

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

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

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

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

教○選卒曰游徼

有事則東西齊奮

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

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

率然之勢此上策也凡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

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運稍休藩垣稍固

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銜璧

輿櫬櫬○左傳僖公六年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注縛手於後惟見其面以璧爲贄手縛故銜之輿共舉也櫬空棺也君將受死故使大夫衰經士輿櫬而從之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瞎香入聲○目盲也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

危法廢斥之

元成宗

九月禁酒

時以歲凶禁酒仍弛山澤之禁聽民漁獵

明太祖

以李文煥費震並爲戶部侍郎上諭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爲常流設非爲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於是以西安府陝西省治知府李文煥寶鈔提舉費震俱爲戶部侍郎

明景帝

五月下禮部儀制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綸上脩德弭災十

四事又曰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陛下嘗親受冊封爲臣
子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宜率羣臣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朝見
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皇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
儀復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疏奏下錦衣獄鞫訛體無
完膚鍾同先亦有言故并逮之

明英宗

殺少保兵部尙書于謙先是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侯

爵心媿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千戶謙固辭且曰縱臣欲爲子

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亨聞恚甚亨從子彪

貪暴謙奏出之大同亨益銜憾也之徐有貞嘗因謙求祭酒景

帝召謙辟璧也左右諭之曰有貞雖有才然奸邪謙頓首退有

貞不知亦恨謙及上之復辟也有貞嗾藪言官以迎立外藩議

劾王文且誣謙下獄所司勘之無驗有貞曰雖無顯跡意有之

法司蕭維楨等阿亨輩乃以意欲二字成獄奏上上猶豫未忍

曰于謙曾有功有貞直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上意乃

決遂與王文及太監舒良王誠張永王勤斬東市妻子戍邊謙

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或主和謙輒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以故

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亦萌此矣謙死之日陰霾翳天

行路嗟歎都督范廣勇而知義爲謙所任亨惡之并斬廣

九月敕左順閤

昏守門官也

者守門官也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

指石亨

不得輒

入上頗知石亨等驕恣然念其功閱屏

丙

人語大學士李賢賢

對曰權不可下移惟獨斷乃可既又與賢語及奪門功賢曰迎
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
何必奪且內府門甬當奪邪當時亦有以此事邀臣者臣辭不
與上驚問故對曰景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名正
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假事泄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
於何地此輩籍陛下圖富貴耳豈有爲社稷之心哉上大悟寢
疎之

明憲宗

夏五月李賢還京命入閣視事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命
入閣視事脩撰羅倫上疏劾賢謂宋仁宗起復富弼孝宗起復
劉珙拱二人皆不從綱常倫理所關甚大上惡倫狂妄謫福建

市舶白司副提舉編脩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

宋仁宗朝侍御史唐

介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闕金奇錦緣闕侍通宮掖以得執政帝怒貶介爲英州別駕後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彥博言於帝請如中復奏乃召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

彥博封潞國公

市恩歸怨

朝廷吾則不敢

明武宗 謫兵部主事王守仁貴州龍場驛丞守仁上疏言戴銑等職居

司諫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

忠讜

黨○直言也

之路乃今赫然下命遽事拘囚下民無知妄生疑

懼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然莫敢爲陛下訟言者恐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無補國事而徒增陛下之過舉耳臣恐自茲以往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有念及此甯

不寒心況今天時凍沍

護○寒疑也

萬一遣去官校督東過嚴銑等

在道或遂失所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然後追咎左右

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追收前旨使鈞等仍舊供職疏入劉

瑾怒矯旨逮治閣臣申救乃謫貴州龍場

今貴州宣慰司龍場驛

驛丞既

謫後瑾使人伺之途將置之死守仁至錢塘

江名在浙江杭州府錢塘縣

慮

不免乃乘夜佯爲投江而浮冠履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

極夜夜江濤泣子胥之句浙江藩臬及郡守楊孟瑛皆信之祭

之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遂隱姓名入武夷山

在福建建甯府崇安縣

中

已而慮及其父華卒赴驛華時爲南京吏部尙書瑾勒令致仕

三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制下南

巡上欲登岱宗

泰山也爲眾山之宗五嶽之長

歷徐揚至南京臨蕪浙浮江漢

祠武當

山名初名太嶽又名太和在湖廣襄陽府均州

徧觀中原時甯王宸濠久畜異

謀制下人情洶洶翰林脩撰舒芬等約羣臣上疏乞留俱會闕

下吏部尙書陸完迎謂曰主上聞直諫輒引刀爲劊狀完意蓋

以阻言者也於是舒芬疏先入郎中黃輦倪宗正員外陸震聯

疏入吏部郎中夏良勝禮部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疏繼

入醫士徐鏊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

中孫鳳陸倬等率部僚合疏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

周叙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亦合疏先後入上大怒召江彬示

之以彬言下黃輦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錦衣獄命舒

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俸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
周叙余廷瓚等二十餘人俱下獄明日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
於是京師連日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七鐵
柱齊折如斬金吾衛指揮張英者肉袒挾兩囊土數升當蹕道
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
何爲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殞命獄中是日內旨舒芬等百
有七人俱廷杖三十疏首謫外任黃鞏等七人俱廷杖五十徐
蓋成邊鞏震良勝潮俱削籍林大輅周叙余廷瓚廷杖五十降
級外補死杖下者員外陸震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黻行人
司副余廷瓚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劉平甫李

翰臣刑部照磨劉珏覺十餘人車駕竟不出彬等亦知朝廷有人稍畏憚之

明世宗

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嚴嵩既忌言都督陸炳亦怨言持已

先是御史陳其學以鹽法論都督陸炳言擬陰比嵩圖之會都肯令陳狀炳詰言請死有所進彙長跪而解

御史曾銑

先上聲

議復河套言主之而嵩則極言其不可語頗侵

言會澄城山崩裂又京師大風上疑言以套議問嵩嵩因詆言

擅權自用及退復上疏劾銑開邊啟釁言雷同

曲禮母雷同注聞人之言而附

和之謂之雷同如雷之發聲而物同應之也

誤國并自求去甚力上溫旨留嵩而切

責言於是吏部尚書聞淵禮部尚書費察左都御史屠僑皆謂

言誤國上乃命緹騎捕銑至京因盡奪言師傅俸以尚書致仕

冬十月殺大學士夏言先是言既歸舟至丹陽復就逮至京上
疏極陳爲嚴嵩所陷帝不聽刑部尙書喻茂堅等據會銑律以
請而謂言實當八議所謂議貴議能者上怒責茂堅等阿附言
值居庸闕名在直隸
順天府城北報警嵩復以開釁力持竟坐與銑交通律
棄西市言既死大權悉歸嵩矣

殺兵部尙書丁汝夔初俺荅薄都城嚴嵩授汝夔計謂地近喪
師難掩當令諸將勿輕戰寇飽自去諸將固怯戰輒相謂曰有
禁勿戰故民閒歸罪汝夔詔收之嵩恐露前畫給臺上聲
○誑也曰毋

慮吾爲若地汝夔信之弗自辨論死臨刑大呼曰賊嵩誤我遂

棄市

冬十月殺兵部員外楊繼盛初繼盛自謫所累遷至武選司員外常感激思報妻張氏曰公休矣一鸞困公幾死今相公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繼盛不聽密具疏疏成齋三日乃上遂得罪繼盛每出朝審諸內臣士庶夾道擁視共指曰此天下義

士又指其三木竊歎曰奈何不以此囊嵩頭司業王林詣嵩曰人言籍籍謂繼盛且不免公不憂萬世邪嵩曰吾行當救之令

其子世蕃謀之其黨胡植鄢懋卿懋卿曰此養虎自遺患也植亦言不可嵩意遂決先是倭犯江浙閩總督張經浙江巡撫

李天寵以玩寇殃民逮至京師下獄論死嵩乃以經天寵疏覆

奏附繼盛於尾上覽之謂江南釀

娘去聲

寇遺患遂下旨行刑是

歲論大辟當刑者凡百餘人詔決九人而繼盛與焉將刑張氏

疏言臣夫諫阻馬市預伐仇鸞聖旨薄謫旋因鸞敗旨賜前

雪

謂洗雪其寃也

一歲四遷臣夫銜恩圖報誤聞市井之言尙徂書生

之見妄有陳說荷陛下不即加戮俾從吏議杖後入獄割肉二

斤斷筋

斤

二條日夜籠籠

孤

脩諸苦楚年荒家貧臣紡績供給

部臣兩次請決俱蒙特宥今混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儻以罪

不可赦乞將臣梟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執戈矛禦魍

魃

妹。魃山神魃怪物左傳文公十八年投諸四裔以禦魃魃

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陛下

奏入爲嵩所抑不得達蓋殺諫臣自此始由是天下益惡嵩父

子矣

明神宗

丙子四年春正月下御史劉臺獄奪職爲民臺劾大學士張居

正專擅威福如逐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

張四維張瀚

用爲吏部尚書

爲黨斥逐言官余懋學傅應禎罔上私行

橫黷無厭居正怒甚見上辭政曰臣之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

爲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悅下邪則負國

竭公以事上邪無以逃專擅之譏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

持也之曰先生起朕當責臺以謝先生詔下臺獄杖一百遣戍恕

之時議籍籍居正不自安復具疏爲解免杖奪職爲民然心終

恨之後竟置之死

冬十月張居正復上疏乞終制不先杖謫編修吳中行檢討趙

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等居正既父喪奪情吉服視
事中行用賢穆思孝交章劾居正忘親貪位居正大怒大宗伯
馬自強曲爲營解居正跪而以一手撚

城也

鬚曰公饒我公饒我

掌院學士王錫爵徑造喪次爲之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
曰即聖怒亦爲公語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刀作刎頸狀
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是月二十日中行等四人
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即日驅出國門人不敢候視許交穆方以

庶子充日講鑄玉杯一曰斑斑者何卞生淚

叶例。楚卞和得璞於楚山中獻之

武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爲詐刎其左足文王立和又
奉璞獻玉人又曰石也刎其右足成王立和抱璞而泣淚盡繼
之以血人間之曰予非悲夫刎也寶玉而名之以石貞士而
名之以詐予是以悲王聞使玉人破之果得寶因名和氏璧英

英者何蘭

客

生氣

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趙和氏璧趙王遣蘭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受璧無意償趙城相

如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受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後竟完璧歸趙

追推也

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

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黜

憂上聲黜青黑色

不惜剖心甯辭碎首

黃流在中爲君子壽

叶上聲

以贈用賢穆思孝復加錄

聯

鎖具禁

獄越三日始僉解發戍爲更慘毒時鄒元標觀政刑部憤甚視
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三日受杖謫戍貴州都勻衛

謫戶科給事包見捷爲貴州布政司都事見捷疏論礦店滋蔓

萬

又疏論臨清

今山東昌府臨清州

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遼左陸

店

危礦市爲患尤烈一日三疏指數

上

內使切直時論

是也

之謫貴州布政司都事未幾臨清百姓變毆稅使馬堂幾死見

捷言若左券

明熹宗

冬十月降吏科給事中侯震暘于外初客氏已出宮復召入震

暘奏曰陛下於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

再入不可言也中涓

中宮也

羣小煬竈借叢王聖寵而煽江京李

閏之奸

王聖漢安帝乳母與宦者江京李閏扇動內外

趙嬈

饒

寵而媮曹節王甫之禍

趙嬈漢靈帝乳母與宦者曹節王甫共相朋結

可爲寒心上怒降之時御史王心一倪

思蕙等相繼疏劾皆謫降

秋八月詔開內操開內操鉦

鉦。鉦也。獨也。鉦似鈴。獨似小鐘。鉦以止鼓。錫以節鼓。○鉦音撓。獨

音濁鼓之聲喧闐

田

宮禁御史劉之鳳上言虎符重兵何可倒戈

授巷伯

即宦官詩小雅有巷伯篇

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

乎御史李應昇黃尊素宋師襄交章論之尊素疏有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等語魏忠賢尤惡之皆矯旨切責忠賢自殺王安後益驕橫設內操萬人衷甲出入內監王進嘗試銃上前銃炸傷進手上幾危

明莊烈帝

帝按籍勲戚大富徵其助餉上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爲倡奎謝無有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奏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萬太監王永祚曹化淳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僅獻萬金諸內官各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賣復雜出雕鏤玩好去聲諸物陳於市以求售後賊拷王之心

追十五萬他金銀器玩稱是周奎鈔見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魏藻德首輸百金陳演既放未行召入訴清苦百官共議捐助勉諭至再時論上等三萬金皆無應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餘不及也又議前三門巨室各輸糧給軍且贍其妻孥使無內顧諸巨室多不樂而止